

古今圖書集成

中国学术类编

文学典
下
(五)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文學典

第一百三十七卷目錄

詔命部彙考

周禮天子大宰 大司馬 大司寇 大司農 內史 外史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本紀

劉熙釋名卷下 釋詁

蔡邕獨斷卷下 百官志

隋書卷一百一十五 百官志

唐會要卷一百一十五 百官志

李肇翰林志卷下 百官志

葉夢得石林燕語卷下 百官志

詔命部彙論

易經卷一百一十五 易經

書經卷一百一十五 書經

禮記卷一百一十五 禮記

劉義文心卷一百一十五 文心

王通中說卷一百一十五 中說

王應麟玉海卷一百一十五 玉海

徐師曾文體明辨卷一百一十五 文體明辨

文學典第一百三十七卷

詔命部彙考

周禮

天官

大宰作大事則戒于百官贊王命

王東萊曰國家之舉事凡其大者不可不戒飭百官故戒百官則有命命即訓戒之言也大宰贊

勸王者之出教令若書之多士多方所以誨多士庶邦皆言王若曰是也

春官

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疎遠近二曰命

內史掌書王命達之

鄭康成曰副為藏之項氏曰凡有王命既書以出遂藏其貳皆史所當藏也

外史掌書外令

項氏曰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因收稟令則上出之為命下稟之為令故內史書內謂之命外史書

外謂之令

王氏曰命後世所謂制也故內史書之令後世所謂詔也故外史書之外令國令也外

史掌書之而內史執其貳謂之外令以別于女史之內令

王昭禹曰一定而不可易者命也因事而告者令也

若以書使于四方則書其令

王昭禹曰以書使于四方外史書其令則掌外令故也

黃氏曰令者今言制也書者今言制書故書也

御史掌書

御史掌書

王昭禹曰以書使于四方外史書其令則掌外令故也

黃氏曰令者今言制也書者今言制書故書也

御史掌書

御史掌書

王有命當以書致之則贊為辭若今尚書作詔

文

史記

秦始皇本紀

二十六年秦初并天下丞相綰御史大夫劫廷尉新

等議命為制令為詔天子自稱曰朕制曰可

劉熙釋名

釋詁

詔書詔也人聽不見事宜則有所犯以此示之使昭然知所有由也

蔡邕獨斷

詔書

天子命令有四三曰詔書詔書者詔詔也有三品其

文曰告某官官如故事是為詔書羣臣有所奏請尚

書令奏之下有制曰天子答之曰可若下某官云云

亦曰詔書羣臣有所奏請無尚書令奏制之字則答

曰已矣如書本官下所當至亦曰詔

天子命令之別名一曰命二曰令三曰詔

三曰政

隋書

禮儀志

後齊正日侍中宣詔賜勞州郡國使詔長一尺三

寸廣一尺雖黃塗飾上為詔書三計書日侍中依儀

勢郡國計吏問制史太守安不及數便奉詔書惡人

問疾者又班五條詔書於諸州郡國使人寫以詔讀

一枚長二尺五寸廣一尺三寸亦以黃塗飾上寫

詔書正書日依儀宣示使人歸以告制史二千石一

古今圖書集成

曰政在正身在愛人去殘賊擇良吏主決獄平徭賦
二曰人生在勤勩則不匪其勩率田桑無或煩擾三
曰六極之人務加寬養必使生有以自救沒有以自
給四曰長吏舉浮奉客以求小譽逐末捨本政之所
疾互謹察之五曰人寧意氣干亂奉公外內洞涓細
維不設所宜糾劾正會日侍中黃門宣詔勞諸郡上
計勞說付紙遺陳上宜字有脫誤者呼起席後立書
述過劣者飲墨水一升文理孟浪無可取者奪容刀
及席既而本曹郎中考其文述才辭可取者錄錄吏
部簡同流外三品敘

百官志

陳用官式吏部先為白牒錄數十人名吏部尚書與
參事人共署奏敕或可或不可其不用者更銓量奏
請若敕可則付選更色別量貴賤內外分之隨才補
用以黃紙錄名八座通署奏可即出付典名而典以
名帖鴈頭板整威儀送往得官之家其有特發詔授
官者即宣付詔諸局作詔章草奏聞敕可黃紙寫出
門下門下答詔請付外施行
唐會要

黃麻寫詔

開元三年十月始用黃麻紙寫詔上元二年二月制
敕並用黃麻紙
李肇翰林志

詔書紙色

凡賜予敕召宣案處分日詔用白麻紙懸撫軍旅日
書用黃麻紙寫告詞文用青麻紙朱書宰相及使相
告用色背綾金花紙節度使用白背綾金花紙命婦

金花羅紙吐蕃及贊普書別錄用黃花五色綾紙吐
蕃宰相已下書用五色麻紙南詔及清平官書用黃
麻紙開元十六年置學士院學士凡拜免將相
號令征伐皆用白麻中書所出獨得用黃麻其白麻
皆在翰林院
葉夢得石林燕語

詔紙詔意

唐中書制詔有四封拜詔書用簡以竹為之書旨而
施行者曰發日勅用黃麻紙承旨而行者曰勅錄用
黃麻紙敕書皆用絹黃紙始貞觀間或曰取其不蠹
也紙以麻為上藤次之用此為重輕之辨學士制不
自中書出故獨用白麻紙而已因謂之白麻今制不
復以紙為辨號為白麻者亦池州楷紙耳曰發日勅
今手詔之類而勅錄乃尚書省錄其紙皆一等也
唐詔今雖一出於翰林學士然遇有邊防機要大事
學士所不能盡知者則多宰相以其處分之要者自
為之辭而付學士院使增其首尾常式之言而已謂
之詔意故無所更易增損今猶見於李德裕邸敗集
中近歲或盡出於宰相進呈訖但召待詔即私第書
寫或詔學士宰相面授意使退而具草然不能無改
定也

詔命部總論

易經

姤卦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風行地上與天下有風皆為周徧庶物之象而行
于地上徧觸萬物則為觀應歷觀省之象也行
于天下周徧四方則為施施發命令之象也稱后
者后王之所為也

異卦

象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
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象曰隨風巽君子以
申命行事

巽順而入必究乎下命令之象重巽故為申命
也隨相繼之義

漢卦

九五漢汗其大號漢王居无咎

其居猶則可以濟漢而无咎矣九五異體有號令
之象汗謂如汗之出而不反也朱子曰漢汗其
大號號今當敕如汗之出于毛百數中迸散出來
這箇物出不會反却不是說那號令不當反只是
取其如汗之散出自有反底意思又曰漢汗其
大號聖人當初就人身上說出一汗字為象不為
無意蓋人君之號令當出乎人君之中心由中而
外由近而遠雖至幽至遠之處無不被而及之亦
猶人身之汗出乎中而決于四體也

書經

錄典

帝曰龍朕聖謨說珍行震騰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納言官名命令政教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出則議說不得行而猶爲無所託矣出納朕命如詩出納王命王之喉舌欲其謹審上之命令命之善者宣出之不善者繳納之如後世封還詞頭之類

禮記

緇衣

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紵

言言出彌大也

劉繹文心雕龍

詔策

皇帝御其言也所謂聖謨而聖謨四表唯詔策乎昔軒轅唐虞同稱爲命令之爲義制性之本也其在三代事兼諸誓誓以訓戒詔以敷政命喻自天故授符錫引易之嘉象后以施命詔四方諸命動民若天下之有風矣降及七國並稱曰命令者使也秦并天下改命曰制漢初定制則則命有四品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敕敕敕或州部詔詔百官制使敕命策封王侯策者簡也制者裁也詔者告也敕者正也詩云畏此簡書易稱君子以制度數禮稱明君之詔書稱勅天之命並本經典以立名目遠近近命習奉制也記稱絲綸所以應接事而虞重納言周貴喉舌故兩漢詔詔職在尚書王言之大動入史策其出如紵不反若汗是以淮南有英才武帝使相如視草屬右多文士光武加意於書辭豈直取美富

古今圖書集成

理學彙編文學典第一百三十七卷詔命部

時亦敬慎來葉矣觀文景以前詔體浮新武帝崇儒遜言弘典策封三王文同訓典勅戒淵雅垂範後代及制誥嚴助卽云獻承明應蓋寵才之恩也孝宣聖書賜太守陳遂亦故舊之厚也逮光武撥亂留意斯文而造次喜怒時或偏謚詔賜鄧禹稱司徒爲亮救貴侯霸稱黃鉞一下若斯之類實乖憲章豈明帝崇學雅誥間出安和政體離閭閻鮮才每爲詔敕假手外請建安之末文理代興潘勗九錫典雅邁華衛譚許符命炳耀弗可加已自魏晉詔策職在中書劉放張華互管斯任施命發號洋洋盈耳魏文帝下詔辭義多偉至於作威作福其萬慮之一弊乎晉氏中興惟明帝崇才以溫嶠文清故引入中書自斯以後體憲風流矣夫王言崇祕大觀在上所以百辟其刑萬邦作孚故授官選賢則義炳重離之輝優文封策則氣含風雨之潤敕戒恆誥則筆吐星漢之華治戎戩伐則聲有治雷之威告災肆赦則文有春露之滋明罰敕法則辭有秋霜之烈此詔策之大略也敕敕爲文實詔之切者周穆命鄭父受勅惠此其事也魏武稱作敕戒當指事而諄勿得依違曉治要矣及晉武敕東萊告百官敕都督以兵要戒州牧以董司警郡守以恤隱勒牙門以禦衛有訓典焉戒者慎也周稱戒之用休若父至尊在三國極漢高祖之敕太子東方朔之戒子亦順命之作也及馬援已下各貽家戒班姬女戒足稱母師也教者效也言出而民效也契取五教故王侯稱教昔師弘之守南陽條教爲後所述乃事緒明也孔融之守北海文教麗而平於理乃治體乖也若諸葛孔明之詳約度雅恭之明晰並理

得而辭中辭之善也自敕以下則又有命詩云有命自天明命爲重也周禮曰師氏詔王明詔爲輕今詔重而命輕者古今之變也贊曰皇王施令寅嚴宗詔我有絲言兆民伊好輝音峻舉鴻風遠播騰義飛辭煥其大號

王通中說

問易篇

程元問叔恬曰續書之有志有詔何謂也叔恬以告文中子曰志以成道言以宣志詔其見王者之志乎其值人也周其致用也悉一言而天下應一令而不可易非仁智博達則天明命其孰能詔天下乎王應麟玉海

漢詔令總叙

漢有制策詔策親策敕有詔敕聖敕書有策書聖書手書權書見前錄職書詔有制詔親詔詔特詔優詔中詔清詔手詔筆詔遠詔令有下令若令單令及令甲令乙令丙詔有口詔風詔諭詔有罪有赦諸王有誥召天下兵有羽檄要詰有誓約廷拜有贊以至有報有賜有問有辭又有手述手記詔記其日恩澤詔書寬大詔書一切詔書及哀痛之詔應事名之策命簡長二尺短者半之以策書罷免用尺一本兩行以錄書通單于書以尺一寸通舉召拜亦書之尺一板詔書有具草又有案案者寫詔之文制詔皆密封尚書重對唯敕敕令司使印露布州郡詔記錄錄方底用御史中丞印還官文書不著姓詔書早奏爲檢報書檢報書或衣帶間丹書之石室策書藏之金匱此其制也詔御史大夫下相國相國

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制下御史御史大夫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丞相從事下當用者如律令郡國長史上計丞相御史記室大書讀教畢遣以詔書都刺史奉詔修察州所察每過六條一夜下詔書快之也甲寅書報應之疾也母下所屬書是事書也封還詔書漢號不答於經出也更報單于書辭令不嫌於修飾也六月甲子詔書非教令也皆錮除之雖反汗猶愈於遂非也有司母得背赦前事所以示民信也策書秦深痛切君子作文為賢者諱所貴乎體之嚴也蘇武奏詔書二十三事所重乎祖宗之法也董督封小詔書獨下抑不可不慮其名疑而買激也案尚書大行無遺詔詔書獨嚴家及安得詔書封三子事尤有國者所當謹察也然有不敬奉詔者有期期不奉詔者有以死爭不奉詔者有詔數強予然後奉詔者有廉問不如吾詔者以重論敢有議詔不如詔者皆要斬誤宜詔者應司金謂詔書不可用者丞相御史勅之無承用詔書意者御史奏之而奉詔不讓者皆坐以不敬丞相被策書則步出司農發詔書則鳴鼓鼓其言如此

詔

徐師曾文體明辯

按劉勰云古者王言若軒轅唐虞同稱為命至三代始發詔誓而稱之今見於書者是也秦并天下改命曰制令曰詔於是詔與誓漸初定命四品其三曰詔後世因之夫詔者昭也告也古之詔詞皆用散文故能深厚簡雅感動乎人六朝而下文尚偶儷而詔亦用之然非獨用於詔也後代漸復古文而專以四六

施之詔詔制教來箋簡序等類則失之矣然亦有散文者不可謂古法盡廢也今取漢以下諸作分為古俗二體而別之

命

按朱子曰命猶令也于書大曰命小曰令此命令之別也上古王言同稱為命或以命令官如書說命罔命是也或以封爵如書微子之命蔡仲之命是也或以飭職如書畢命是也或以錫賚如書文侯之命是也或傳遺詔如書顧命是也秦并天下改命曰制漢唐而下則以策書封爵制諱命官而命之名亡矣然周文之見於左傳者猶存故首錄之以備一體

諭告

按于書云諭曉也告命也以上勅下之辭商周之書未有此體至春秋內外傳始載周天子諭告諸侯及列國往來相告之辭然皆使人傳言不假書翰故今不錄而僅採漢人之作以為式

聖書

按蔡邕曰聖者印也信也古者尊卑共之左傳魯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聖書追而與之此諸侯大夫印稱聖者也又衛宏云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為印然則天子之印以玉獨稱聖聖臣莫敢用自秦始也漢初有三璽天子之璽用璽以封故曰璽書又曰賜書唐以後獨稱曰書亦璽書之類也其為用或以告諭或以答報或以獎勞或以責讓而其體則以委曲懇到能盡褒勸警飭之意為工今制朝廷與諸王亦用書疑即璽書也

敕文

按于書云敕者舍也肆赦之語始見於虞書而周禮司刺掌三舍之法呂刑有疑赦之制則或以其情之可矜或以其事之可疑或以其人之在三赦三宥八議之列是以赦之非同其情之淺深罪之輕重而縱赦之也後世乃有大赦之法於是為文以告四方而赦文典焉又謂之德音蓋以赦為天子布德之音也然唐之時或屬風俗亦稱德音則德音之與赦文自是兩事不當強而合之也今各仍其稱以附赦文之後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文學典

第一百三十八卷目錄

詔命部藝文一

罷鳳凰街書詔

為留守奉官謝恩詔表

謝潘侍郎到宣慰表

謝教書手詔狀

奏廣州結好使事由奉詔書謝恩狀

謝聖詔表

又

謝手詔表

論教書狀

為人謝宜慰狀

謝教書手詔慰問狀

太宗飛白書答詔記

王言如絲賦以有云如絲黃

論詔令數易改

乞改求諫詔書劄子

與程正輔書

熙寧手詔記

謝依所乞仍舊直實文閣及賜詔書獎諭表

書偽詔後

跋高宗皇帝賜洪忠宣公冬服手詔

皇太子領臨安尹御筆并御批詔書跋

吳德秀

前入

朱子

前入

跋喻仲基所藏蘇黃門翰林詔草蘇軾黃庭堅

跋紹興辛巳親征詔草

同光四年宣

跋樓參政紹熙五年內興詔草

泰權第

題宋高宗賜答羅尚書手詔

天官彙錄後序

詔命部藝文二

大禮畢皇帝御丹鳳門啟元建中大赦

初秋忽奉詔除浙東觀察使檢校右監

奉試詔用拓拔思恭為京北收復都統

淮南發還趙州被詔歸闕

讀詔書

送擇詔使

上尊號詔李供奉以病不出奉寄

讀謝太皇詔策

閱詔有感

嘉靖四年奉詔督師西征再蒙溫旨有趙充國

馬援之褒感而有述

詔命部藝文一

詔命部紀事一

楊一清

楊維禎

明王遂

泰不華

元李源道

王安石

宋胡宿

五代李琪

李紳

李益

唐李益

文學典第一百三十八卷

詔命部藝文一

罷鳳凰街書詔

自宋齊以來有鳳凰街書伎至是罷之

朕君臨南面道風蓋聞嘉祥時至為煥已多假令集

伴軒閣集同昌戶籍當續舊德惟而不居况於名

實頓爽自欺耳目一日元會太樂奏鳳凰街書伎至

乃舍人受書升殿跪奏誠觀典章前代率由自遵內

省懷術與事為可罷之

為留守奉官謝恩詔表

臣某等言守太常少卿崔敦復至京師俯降神華曲

垂鴻獎勵奉欣戴伏深抃躍臣等詳觀史策歷選前

王損益相承實文選變遺風餘烈昭然可觀自堯舜

之後殷周已降政道雖殊風俗烈昭然可觀自堯舜

之多德悠千載莫能忘諸凡有兩失德區半分維

九鼎幾飛八紘魚爛圖實方足俱委骸於原野雖實

排虛同取斃於凶毒極則治令實有無河清影期

天祥故臣陛下獨運神武援手肅足陶甄庶類已

忘勞日月之所照臨天地之所履履皆受更生之賜

俱荷教成之力加以面情慈政昧且不顧滯滯頻所

澄清禮樂遠邁開國之功半雖帝王之表時和歲稔

玉燭遐發嘉祥並觀金英自奉朱明矣嘉祥因多暇

聖迴覽輝輝幸甘泉伏承攝衛故宜聖躬萬福下情

慶幸幸士庶願臣等才質庸陋得侍超擢俯荷殊勞

愧不克堪謹當夙夜兢兢自相勵勵竭心竭力以圖

鴻造使百僚率職仰副天心圖方惠慈俱荷嘉祥

謝潘侍郎到宣慰表

楊於陵

楊於陵

楊於陵

楊於陵

楊於陵

楊於陵

楊於陵

古今圖書集成

臣伏奉八月二十四日敕陛下以江淮旱歉秋應蒸
黎命度支鹽鐵轉運使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潘孟
陽宣諭慰安納除疾苦以今月二十九日到臣本州
頒賜詔書以示恩化臣及官吏百姓等咸蒙聖慈特
加存問爰自城邑達千里開霽氣浮川歡聲被野臣
忝守藩服恭承德音荷戴龍光跼蹐無地中臣聞
天覆無私雖幽必燭人心有係惟聖能通伏惟皇帝
陛下德冠君臨澤均子愛一物失所如軫千鈞墮一
人不獲輒懷于取朽數求至理懇建太和明命施行
率土欣戴臣實庸朽叨領方隅奉陛下亨奇之仁當
海濱承歡之後人多選徒賦亦通懸風夜憂龍冰床
交戰忽承慈旨特降使臣優貸俯及于藩條動恤過
加于凋瘵以制國用思致千均平以助庶官俾甄其
課効發號而生靈交暢先春而和氣導迎宇雖廣而
熙難必周天雖高而感通寧遠臣幸逢昌運游沐殊
私誓將竭竭鳴鸞上裨萬一無任激踴踴躍感恩之
至謹遣計擊副使曹序奉表稱謝以聞

謝敕書手詔狀



右今月十一日中使劉廷玉至奉宣慰命賜臣前件書詔臣謹奉防虞未申戎効苟分憂繫又乏吏能戶素實深谷責難道聖慈弘貸榮渥累沾俯降天眷兼賜聖詔唐詞寵餽會無毫髮之勞宸旨密臨特授腹心之寄自貽朽骨遠接殊恩捧承暇拜踴躍踴驚聲之力過負已多端私未酬慙慙彌積州同沾惠澤溥將慰勉鼓加感悅交集無任并懼惶悚之至

奏廣州結好使事由奉詔書謝恩狀

裴大元

右臣伏奉某月日手詔令臣速具前件官本末事由聞奏臣去月日謹具某官歸本道事以聞某月日奏官至伏奉某月日手詔所奏某官尋赴廣州事宜具詳本末想宜知悉者臣伏以綸綍下於紫霄明光於滄海榮深感極能治心驚周章失國歡暢交策顧臣鄙劣寒賤推無補涖累更涼煥煥茲地遠敢望恩加日月照臨之明無幽不燭乾坤生庠之德在物莫遺並期奏報常儀特降詔書慰撫事逾等列喜遇愜情伏以軒輊一違歲序三變諒職懷深於星項祈恩思拜於彤庭周清刻於班行冀延短而何日守炎荒之遐服甘瘴氣以嬰身懷死節之丹誠願生還于絳闥每承存論之命更切攀戀之心臣不勝感恩歡躍屏營之至

謝墨韶表

劉禹錫

臣某言中使陳日華至奉宣聖旨存問兼賜臣墨詔又以臣所奏羅瑣及裴靖政理有方今各賜手詔激賞者恩降重霄澤流下土義收獎勸榮冠等夷臣某

中書臣昨以羅瑣裴靖屬精吏治効用著明人咸悅

安俗至殷卑懇須甄錄以勸在官輒獻封章具陳成績伏冀睿覽一作慈俯亮愚衷嘉運行之尤光示綏綸之深旨守道者益以固志懷恩者由是悅心激俗化人於茲爲大臣譯司廉察職在澄清幸遇旌善之時獲免蔽賢之責云云

又

前

臣某言中使陳日華至奉宣聖旨慰勞臣及將佐官
吏僧道耆舊百姓等兼賜臣蠶絲恩降紫泥澤流下
土麗抃自天之命遙傾捧日之心臣某中伏以皇

帝陛下旋旆穆清納餐獻已治雍熙之化尚存
 吁之勳遠降主人特紆哀綬一作相疊謝一作謝便
 罷任重力微不知上蒼應緣戎旅庶務謹具別狀奉
 聞伏乞皇明俯賜照鑒無任

謝安謝安

樹

臣某言中使關忠烈至奉宣聖旨存問象賜臣手詔
拜捧紫泥跪申金匱永旨知聖神之略感思知身命
之輕臣某中臣某之具能幸達旨還復當儀職之
寄永端妖氛榮分台鼎之名何階降沃壤位斯久重
九是虞夏謂元化曲成鴻流及特好唐思親瀛仙
高降自九天鑒然五邑初喜慶天之東遠屬輝光旋
驚垂露之麗曲覃澤雪鶴迴一作鳳翔而變態經
雲舒卷以呈姿賦彩飛空聲神滿目恭惟國寶何幸
家藏極澤奉莫知上答應錄事旅旅務謹具別狀
奏聞無任屏營之至

論教書狀

陸生類

右隨朝奉宣聖旨并以中書所撰敕書示臣令臣審看可否如有須改張處及事互不盡並條奏來者臣謹如詔旨詳省再三體懼所見不周兼與諸學士等衆考得夫食以爲綱條粗率文理亦通事多循常辭不失實用於平昔頓亦可行施之當今則恐未稱制履非常之危者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者不可以常語諭自陛下嗣承大寶志一中區竊用甲兵竭取財賦耽庶未達於暫勞之意而怨咨已深吳穹不假以悔禍之期而思難繼起復以刑誦大較養防傳嚴上下不親情志多壅乃至變生都益盜據官闕九廟鞠鞠於匪人六師出於於郊邑每遇是危言之

痛心自古禍亂所鍾罕有若此之暴今重圍雖解通
寇尚存裂土假王者四兇滔天僭帝者二孽又有顧
瞻懷賊叛援黨毒其流實繁不可悉數皇與未復國
柄未歸勞者未獲休功者未獲賞困窮者未暇恤滯
抑者未克申將欲紆多難而收華心唯在教令誠言
而已安危所屬其可忽諸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
不切人誰肯信昔成湯遇災禱于桑野躬自先剃以
為犧牲古人所謂割髮皮及膚膚爪宜便體良以誠
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者益不臻今茲德言亦類于
是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招延不
可以不廣潤澤不可以不弘宜暢暢暢不可不洞開
灑灑洗刷垢垢不可不盡去瘴癘使天下聞之廓然
一變若披重昏而觀明曜人人得其所欲則何有不
從者乎應須改革事條謹具別狀同進除此外尚
有所處竊以知過非難改過為難言善非難行善為
難假使故文至精止于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
難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成者誠發于心
而形于事或末論故宜之以言言必順心心必副
事三者符同不相越驗本於至誠乃可求成事或未
致不如勿言一虧其誠終莫能信伏願陛下先斷厥
志乃施於辭度其可行而宣之其不可而指之無苟
其言以重其悔言克誠而人心必感人心既感而天
下必平事何可不詳言何可不務聲輪衷懇伏聽聖
裁謹進

為入謝宜慰狀 令狐楚
右監軍李輔光進伏奉教書手詔宜慰臣及參佐將
校官吏等者臣竊位大藩遠處近屬敢山之方雖竭
痛心自古禍亂所鍾罕有若此之暴今重圍雖解通
寇尚存裂土假王者四兇滔天僭帝者二孽又有顧
瞻懷賊叛援黨毒其流實繁不可悉數皇與未復國
柄未歸勞者未獲休功者未獲賞困窮者未暇恤滯
抑者未克申將欲紆多難而收華心唯在教令誠言
而已安危所屬其可忽諸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
不切人誰肯信昔成湯遇災禱于桑野躬自先剃以
為犧牲古人所謂割髮皮及膚膚爪宜便體良以誠
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者益不臻今茲德言亦類于
是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招延不
可以不廣潤澤不可以不弘宜暢暢暢不可不洞開
灑灑洗刷垢垢不可不盡去瘴癘使天下聞之廓然
一變若披重昏而觀明曜人人得其所欲則何有不
從者乎應須改革事條謹具別狀同進除此外尚
有所處竊以知過非難改過為難言善非難行善為
難假使故文至精止于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
難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成者誠發于心
而形于事或末論故宜之以言言必順心心必副
事三者符同不相越驗本於至誠乃可求成事或未
致不如勿言一虧其誠終莫能信伏願陛下先斷厥
志乃施於辭度其可行而宣之其不可而指之無苟
其言以重其悔言克誠而人心必感人心既感而天
下必平事何可不詳言何可不務聲輪衷懇伏聽聖
裁謹進

橫草之功未聞獲典以恩憂愧若屬伏惟陛下日明
於上子育其人降玉節之天書通銀璫之星使宸心
照育下決於將校慈旨丁寧勞於揆吏謹呼之聲
雷動舞抃之袖雲翻榮光併騰慈疾如失不勝歡喜
感戴之至

謝教書手詔慰問狀

前人

右監軍使李輔光進伏奉教書手詔慰問臣及將士
等者臣自守大藩未申微効每承渾渾實所懸懷今
者伏蒙陛下弘覆轡之仁與天為大廣照臨之意如
日斯升特遣王人復還使府捧絲綸之明詔光寵賤
微吐汗漫之溫言當濡華華浮空而喜氣成轟動地
而歡聲若雷空知受恩何以勝德所守有限不獲陳
謝無任感戴之至

太宗飛白書各詔記

權德輿

太宗文皇帝飛白書十二句五十五字者貞觀十六
年谷左散騎常侍劉洎之詔也吾觀古之令王未嘗
不虛己以納諫古之良臣未嘗不匪躬以盡直然後
百度貞九有清由此物也初太宗與公卿大臣往復
古義以聰明示羣下洎退而上書其大旨以為助神
機縱天辯不若擬疏虛辭以至公慎取捨而已故沃
心以納優詔以答嘉其忠故以誠詞渾其禮故以手
翰史臣實錄具載其事有都官郎中黃泉者博古尚
藝貞元初得其書於人間太清宮道士盧元卿又得
之於黃氏元卿工為篆隸八分諸書且其家法保而
藏之久矣元和五年夏四月予以太常卿歸於宮師
因出以示予予乃整衣冠離大捧視且以見聖唐建
錫無窮之基在此揭也至若縹緲鴻漸之勢經歲

蟬翼之狀子敬白而不飛子雲畫而不白稍合衆美
兼成絕藝又以見哲王之餘裕書圖之遺品云

王言如絲賦

謝觀

君言之重兮發彼加人如絲之細兮出已成絲將植
樞機之本必滋秒忽之因初具體而微降一句之龜
準俄觸類而長入百司而環陳是知作彼紀綱從而
推闡密旨欲布殊私以展鴻恩以商細入鈞衡而
漸演及爾如實審知詞理縹緲之則微益見言密
幽且夫謂至密而已著將未聞而已聞達意淫釋
隨聲糾紛無類而洪纖起微有條而派厥別分雕一
庭之間聽皆歷歷出九門之外遠矣云云是故選選
屬席上下聯絡毛舉之讀是即覽食之誠証作詔多
事而折簡難比為縹緲而與緒不若過終軍之一請
便吐長纓後歸遂之數言俄陳亂索不同抱布而取
詎等妙柔而吐致次下同義同小往大來軋軋若抽
事符以索縹緲不可卷也引而伸之不帶其維舟之
縹無點珠墨子之絲與奪而起於分寸傾危而失在
毫釐夫如是上言也不可不精下聞也不得不受知
明足之難及保三絨之可守語不虛而實字歸心思
無邪而實與精首可以網羅八表可以倫貫九有然
後縹緲不素條章有餘自契不化矣豈假開斯行
諸方知微細之喻也取願戒慎之所如

論詔令教易改

朱包拯

臣竊見朝廷凡降詔令行之未久即有改張故外
紛紜深恐於禮不便且詔令主人主之大柄而國家治
亂安危之所繫也可無慎乎緣累年以來此弊尤甚
制敕幾下未遑月而更更將奏方行又隨時而追改

古今圖書集成

民知命令之不足信則實何以沮勸乎臣欲乞今後朝廷凡處置事宜申明制度不可不慎重或臣僚上言利害並請先下兩制集議如可為經久之制方許頒行於後或有小異同非盡政害民者不可數有更易如此則法存畫一國有常格伏望少留聖意天下幸甚

乞改求諫詔書劄子

司馬光

臣先於三月三十日上言乞下詔書廣開言路今到京東降中使以五月五日詔書賜臣看閱臣狂瞽妄言曲荷采納豈獨微臣之幸抑亦天下之幸然臣伏讀詔書其間有愚心未安者不敢冒萬死極端以聞竊見詔書之言固盡善矣中間有云若乃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則觀望朝廷之意以微倖希進下則街談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審出於此苟不懲艾必能亂俗害治然則黜罰之行是亦不得已也臣聞明主推心以待其下而無所疑忌忠臣竭誠以事其上而無所畏避故情無不通言無不盡今詔書求諫而逆以六事防之臣以為人臣惟不上言上言則皆可以六事罪之矣其所言或於羣臣有所褒貶則可以謂之陰有所懷本職之外微有所涉則可以謂之犯非其分陳國家安危大計則可以謂之扇搖機事之重或與朝旨暗合則可以謂之迎合已行之令言新法之不便當改則可以謂之觀望朝廷之意言民間之怨苦可憫則可以謂之街談流俗之情然則天下之事無復可言者矣是詔書始於求諫而終於拒諫也臣恐天下之士含箝口結舌非國家之福也又止令御史臺出榜

朝堂自非趨朝之人莫之得見所論者俟伏望聖明於詔書中刪去中間一節如臣三月三十日所奏頒布天下使天下之人曉然知陛下務在求諫無拒諫之心各盡所懷不憂罪如此則中外之事遠近之情如指諸掌矣取進止

與程正輔書

蘇軾

某今日伏讀敕書有責降官量移指揮自惟無狀恐可該此恩命庶幾復得生見嶺北江山矣幸甚又見敕文云訪聞諸路轉運司有折科二稅過重致民間輸納倍費涉於倍耗者令提舉司舉管關提轉先次改正依條折科說奏此一節非常教語必是聖主新意主上自躬聽斷以來事從仁恕如孫載不奏災傷衡替廬壽等州罷配買茶之類皆非有司所及乃天衷英發郵民之深意恨遠不聞然亦得北方故人書皆云仁聖日躋兼有昭裕二陵德美某雖廢棄曾奉侍從大恩未報死不暇忘聞此美政不勝踴躍正輔忠愛之深想同此意然惠州近日科折秣米一事正違著此敕文甚可懼也敕文云訪聞折科二稅過重致民間倍費涉於倍耗者令覺察改正今惠州秋田大熟米賤傷農而秋米六萬餘碩九分二釐以下納人戶實米衆人皆云今年米實無價若官中價錢緊急人戶更不敢惜米得錢便賣下稍不過三十文足二斗以上方納得一斗豈非敕文所謂折科過重使民倍費者乎謂之括冠類見聖意疾之其矣敕文勝在衡路讀者已有此謗可不懼乎謹按編敕支移折變令轉運司相視豐歉務從民便詳此敕意專移便民豐則納米歉則納錢今乃反之違條甚矣某竊謂

提刑提舉司當依敕文檢坐此條改正施行昨日過守磨君申轉運司乞指定第一等丁米二萬九千餘碩納錢其餘第一等以下稅米及第二等以下米三萬餘碩並從民便任納米錢磨欲某與兄一言時已致書具論矣此雖少蘇族民然亦未依得今來敕教也如敕教意第一等人戶豈可令倍費乎某特兄洞照不避僇易語兄與傳蕭二公面議共行下一文字云所有今年折科秋米並只依見在市賣價值估定其第五等人戶並聽情願任納錢米更不拘前來元科數目如此方依得今來敕文外編敕指揮面一路之民遂少紓也但聞得東路州縣大率米多支少故運司常有積滯腐敗之憂不可不為之深慮若能權利害之輕重取舍從宜則拘多補少固自有術何至作此違條害民之事乎昨日書中所陳役人見錢率乞一半折米此公私兩利之策也大凡人戶去州縣遠者及下戶稅米零碎者皆願納錢只為州郡估得價高大抵官吏皆畏權上司但加三以上估價滑滑俗吏結為一片靡不如此須是上司痛加約束則此風庶幾或可革也致人戶只願納米今運司既思米多支少歸於腐敗所損不小即須權此利害不知估價稍低而常得見錢以救運司之與空估高價而令人戶只願納米積滯腐敗終為害土者得失孰多若能痛加打罵郡中俗吏令中平估價則人戶必有大半願納錢者豈非運司大利乎今惠州每年支米不過九千九千之外累百鉅萬雖未腐敗而無可支還與糞土何異若上等人戶必欲納又不失高價則須是州縣官御磨棒以背血債填糞為之奈敕文

古今圖書集成

何某不避僥倖欲兄專為此一到廣州與傳蕭面議
反覆竟獲權利密二公皆仁人君子也必商量得成
即願三司連街入一文字專舉遂州知縣大略云今
年秋熟恐米賤傷農所以應從民便任納錢米又錄
遂州米多支少恐有腐敗積滯之虞深慮倉庫對級
等欲多納正色用俸計會司屬及行人等高估米價
令人戶納錢倍數只顧納米致將來納多支少積滯
腐敗不委逐官專切覺察須管一依見在市賣中價
不得輒有絲毫加增仍具結罪保明申上如縣來到
日已會高估者許改正裁減務令便民說申其高估
干繫人並與免罪如經逐官保明後却察探得知依
舊高估大估比見實重價有加分文致人戶不願納
錢將來積滯官米即官史並須勒令行朝典若蒙
採用弊薨一路生靈受賜也特督知如此率易死罪
死罪此事切勿令人知出不肖之言也切告切告

照寧手詔記

前人

楊繪景奏能謀職兼求外補及乞明加黜責蓋繪未
深究朕意繪殊違人立朝臺議不畏強禦知無不
為始一見之便知其忠直可信故翌日即擢置言職
知任亦甚焉矣今日降命蓋謂離與會公亮兩立於
輕重之間故當且避之卿可喻朕此意令早承命或
示朕此札亦不妨照寧元年故翰林學士楊繪以知
制誥知諫院上疏論故相會公亮事先帝直其言然
未欲遽行也故除公亮侍讀公力辭不已乃以手詔
賜今龍圖閣學士滕公元發使以手詔賜公亮公卒不
受命而歸遂藏於家是歲四月復除公知諫院以母
憂去官其後二十年公復於杭州獲過京師其子久

中以手詔相示且請記之謹按先帝臨御之初公與
滕公皆蒙國士之知凡所以開心見誠相期於度外
者類皆如此未究其用為小人所誣故困於外十有
餘年先帝謹於用法故未即起公然知之未少責也
使先帝尚在公豈流落而不用終身者哉

謝依所乞仍舊直寶文閣及賜詔書奏論表

朱子

臣某言臣昨具狀辭免新除祕閣修撰恩命近準尚
書省劄子奉聖旨依所乞仍舊直寶文閣仍賜臣詔
書一道特加獎諭名曰記上聞幸曲全於恩守聖封
下逮庸特示於異恩祗服以還職就無已中伏念
臣學雖遠俗意敢近名徒以迂疎憂絕榮途之望乃
遭神聖晚深國士之知中少効於驅馳竟辭閣於報
稱及奉金華之召事忘丹陛之忠願惟塵屑之淺聞
冀副緬懇之隆指迷復退閣之秩仍升論議之華寵
雖荷於殊常義終慙於非據故上聖方臨於宸極而
微臣履觸於天威自度孤危豈勝辭職敢意出給之
渥有嘉陳義之明幸引分之少安愧叨榮之念甚茲
蓋伏遇皇帝陛下聖明必顯大度并容謂臣粗業詩
書諒亦有關於古義雖臣猶知廉恥欲其無負於初
心特屬意意過形褒勸臣敢不服膺主教遵述前修
不伎不求何止終身之誦是幸是訓庶幾有極之歸
臣無任

書偽詔後

前人

嘉開之長老建炎南渡之初車駕已幸錢塘而留張
忠獻公於平江以為後援時故兵部侍郎湯公實為
守將一日聞有赦令當至心獨疑之亟走以白張公

理學統編文學典第一百三十八卷謝命錄

公曰姑違吏屬知書解事者雖在督視有故則輒
騎之行而先取以歸則事可議矣湯公然之則遣州
學教授某官往視而歸乃明受偽詔也則又以告曰
是則其可宣乎張公曰不然事已至此胡可匿且卒
徒歎於望賜吾屬先受賜矣又何患之能輪哉湯公
曰然則宜奈何張公曰今便於錢以行示貴之意
乃屏偽詔而徐取故府所藏登極殿書畫中連登
進門圖而張之即捐其階簾簾數輩登者而散給金
帛如常時郊宴故事則可矣湯公行之於是人情略
定乃決大計嘉嘗恨世徒知張公復辟之功為大而
於湯公相與謀議曲折所助之深則少有能言之者
今讀其家傳又得其焚偽詔事而以前所聞者參之
亦足以見公之處此棄定不可誣矣茲事尤偉而行
狀墓誌及其他記錄皆略不書何哉神宗元言可馬
遷記荆柯刺殺無且記留侯微書工今太史氏方將
纂輯高宗中興盛烈以垂萬世得無亦有取於斯乎
紹熙甲寅正月癸亥朔旦朝散郎祕閣修撰主管南
京鴻慶宮朱熹謹書

跋高宗皇帝賜張忠獻公冬服手詔

吳德秀

蘇武之遭匈奴也論拜為典屬國賜錢二百萬田
宅副高洪忠宣公之節亡愧蘇武而高宗皇帝之所
以寵錫者有過漢廷其褒表忠義皆可為後世法然
武不幸見抑於霍光公亦不幸遂怒於檜相武之見
抑不過不為公卿耳而公方遠陰山之北復貶瘴海
之南是公之不幸視于卿為甚而僱月之罪又浮於
博陸也嗚呼忠義之章忠宣猶日之節將與高

古相爲亡國而權臣氣使冰解燄滅久矣考論人物者其願爲公乎抑願爲權乎有志者必知所擇

皇太子領臨安尹御筆并御批詔草跋

周必大

乾道七年四月甲子詔皇太子兼判臨安府用至道故事也或謂當以大中大夫爲判官通領府事恐名稱未正遂議改尹而以侍從爲少尹判判用卿監郎官丁卯將監院降麻或又疑宣麻給告非侍從之禮已已後省官會議於史院檢照唐太宗征遼命太子監國受節司啓事或詔或制與尋常白麻不同可以爲則上然之庚午臣當日被宣中書舍人范成大先以侍講通宿蒼黃而出薄暮至王童御樂李某持御筆皇太子某方領臨安尹總二十字有御押焉三鼓建草又擬格式一遍御批並依辛未遂告大廷推此盛典號爲稀闕而臣適以史官備討論詞臣參閱已復得宸翰寶藏於家非儒生之榮遇乎祕書少監兼權直學士院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臣周某謹記

跋諭仲遷所藏蘇黃門翰林詔草

前人

國朝內制非一極吏具檢往往列舊作於前今猶如此私號屏風兒某頃改汪氏所藏王岐公謝承旨學士表及兩翰林依本朝庫之語止謂是也按元豐雖屬間知密院雖在承緒之下然二府迭居固不計此轉機公貴自左丞除授豈應取序進加等之文以爲式史筆刻舟此初當發壽公之一笑浮感甲辰十二月中餘

跋紹興辛巳親征詔草 辛棄疾

使此詔見於紹興之前可以無事備之大恥使此詔行於隆興之後可以幸不世之大功今此紹興此敵猶俱存也悲夫

同光四年宣

昨以鄴都叛亂須議濟師相次更委副源同謀賊不意忽因深夜寨內驚騷遂至紛紜權罷征討其城下一行大軍除鄴都附近分屯守把外李紹榮並部領且歸關下見別舉王師攻取次兼李嗣源李紹貞等爲綠軍亂自負憂疑不欲同赴關庭又未盡開行止恐是御歸鎮府排解軍都向背未知防宜設竊知恐有潰散兵士迺背軍都結構兇徒奔突城鎮右奉聖旨令諸處更切誠諭師旅管內通切指揮各令守把城池安存戶口常加警備勿失機宜仍須不住差人探候每事機密狀申奏付晉州準此同光四年三月十七日宣樞密使李樞密使張天子降書命於下有開書制書詔書書冊書起年月日稱皇帝曰此書諸侯王三公制書其文曰制詔三公敕命令是也詔書詔告也有三品其文一曰告某官某如故事二曰省奏事三曰舉臣有所奏答也已奏如是奏是也誠言誠教則史太守及三邊管官被教文曰有詔敕某官是爲誡教自唐以樞密院領兵事始以宣自別於命余嘗得梁宣底考之知其制自唐末至五代而行之當貞明時李樞爲樞密使凡宣傳上旨以行於外而錄於其院則謂之宣底而後樞密院以其與敕異事故以其詔命謂之宣其制於事後具月日臣某宣旨改樞密承宣以就其制今考其同光四年三月

月宣其書蓋與梁嗣制也河南石曼卿得後唐同光四年三月宣余因考之貞明宣底見五代之制蓋自唐末相承如此梁以李振爲樞密使其宣上旨以行於外而錄其書藏之故中書省以教樞密院以宣各有制度其宣則於事後具年月日宣如唐告宣奉行而石氏所藏樞密院其姓此制則唐所行宣而錄其底以藏與梁宣底同也昔宋大遼論契丹月姓名者乃所以爲底今樞密尚用之皆作卷軸連藏而同光宣以御前寶印出蓋其所行以出者與其留底皆用寶也雖其一時捨樞密有司存焉不吝其制相亂當唐莊宗遣李嗣源以取魏州謀議出此其至哀亡可坐計也方且召李紹榮還國而恐嗣貞走鎮天之所誘悻悻其心此宣可以資後世一笑當其以兵武擅天下謀畫計決應於事機不可謂暗於前計滅梁殺三歲爾當皇甫驪以劫莊軍屬制在禮陷鄴都初命李紹榮討之邢州又以南嗣貞將而討其州將趙大紹榮攻鄴無功莊宗欲自將幸於孽后不能決方其時明宗以疑自嫌不能釋於猜懼乃授以師使余竊怪其取期以遠求自速也方軍變於魏時而紹榮猶守城南紹興乃降西北隅明宗託爲還鎮州紹興勸帝以兵南下莊宗死紀水而此宣方進紹榮明宗果欲歸德豈不知紹興幸賴以激變而求其自託於冀在禮反於魏軍以旁引張紹興氏謂小事可起紹榮指揮此可爲太惠也始莊宗與梁軍相持會贊正入附進得魏而梁由此亡及得天下以王正首守之此不長於以天下爲戲哉其書蓋其計皆不足論其指蓋其殺所以成其亂者可以爲後世戒以見五

代之亂非天不悔禍蓋人謀名患雖天心之仁不能拯而救也其稱權密使即張君翰李紱宏也其言紹榮元行欽也紹貞者翟彥威也皆唐之賜姓號義子莊宗所仗以成功者也

跋樓參政紹熙五年內禪詔草

前人

某末冠時侍長老聽紹熙末年內禪詔書至所謂雖喪紀自行於宮中而禮文雖示於天下爲之慨然以歎知朝廷有人也後此三十二年乃復觀葉墨於宣獻樓公之季子又見當時制易鈔注雖倉卒之頃動中理道孟子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言動幾微之間莫非天命之流行豈一毫人力所能主宰其間乎也官魏某謹書

秦權銘

前人

李元吉得秦權銘前詔與世所見盡同其後詔曰元年制詔丞相斯去疾法度量盡始皇帝爲之皆有刻詞焉今鑒號而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刻此銘於左使母疑則與世所見字異其後又曰平陽斤平陽爲晉邑則所置諫守也按史記秦紀二世元年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爲也今鑒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請具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此詔今見於金石不一其詞故自不同太史氏所記亦其一也按權一物具前後詔書皆刻金爲之古者鑄刻金石有其遺漢後惟見刻石有存於今而刻金之工殆絕世不得傳然世亦有鈞同此而無刻字秦雖創法立制其權量固同天下而刻銘疑內府所守

其餘官府具得受之故能備前後詔然今時所見猶有數器皆刻此詔當其時其在四方應官府所在傳受以爲制此詔在民間以此爲數而準取其平未必盡有刻也

題宋高宗賜答雍尚書手詔

明宋濂

右思陵所答新安羅公彥濟手詔一通其諸孫宣明裝潢成卷不遺數百里持至浦陽江上請濂識之濂聞公自政和二年擢進士第初監登聞鼓院五遷至起居郎兼侍講兼樞密中書舍人公書上草按察會未幾何再遷御史中丞故事中丞侍御史不並置乃更除侍御史公復求去甚力及改吏部尚書公復引疾奏乞官觀及補外郡思陵不忍公去故優詔答如此由是觀之公之難進易退之風亦人臣所鮮能哉况其經營淮南之策表章春秋法天生殺之言關南雄守欲罪和議之疏焯焯著於當時無志事功者恐不足以致斯或者遂以胡編修岳太師爲公病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也濂因循宣明之請題諸左方而稍及公之行事使來者有所考焉詔中所謂權冠常伯者唐龍朔二年改六部尚書皆爲太常伯然吏部爲諸部之首故行詞者據其事而謂之冠云

天言彙錄後序

王世貞

淮南舊有刻明典以來詔敕自太祖高皇帝至肅皇帝止而卽位之令與它敕論國書之類亦稍附見千百之一臣少時好習典故功令諸書時時從諸書及故家乘得所錄黃又與一二友郎善凡內外制草金匱之副見輒錄之於是積漸皇帝之末以至穆廟及今上三聖之謚而它若高成仁宣英景憲孝武世穆

諸或命武帥遣大吏訓飭一方撫綏荒裔之辭咸備乃以世次類列總而編之曰天言彙錄臣愚無所識知竊謂結繩之治遐哉邇乎不可得而復已三代之盛時其民淳其事簡是以其言略及其衰也其民漓其事繁是以其言詳然所謂盛時治尚不能數千里之外而至於衰也不能數百里之外是以雖其詳者不必遺而於達者固欲詳而不可得自漢而後幅員日益以廣而民日益以濶則夫事之不得不繁而官之不得不詳者勢也明憲薄海外內文軌之用幾與兩曜並而四獄九官十二牧伯之事一日二日號萬即人主欲有所舉眉加惠元元者草可以單辭片條畫也授職分圖之地大牙盤錯大小上下持章繩聯聖書之墨非尚方無給矣高皇帝神聖於天下靡所不備手筆綽綽成昭之際始備置侍從之臣握筆而稱代官繼往往取自宸斷以故洪武之制能奔走九有河西東士咸驚歎以天子明見萬里外而水陸之正始轉終山東父老有願少須臾無死以觀德化之成者後先固合符節盡普王通氏備取讓之七制以續書合至於今而爲通緯者令我明矣擇也臣不佞知謹錄之以俟而已

古今圖書集成

詔命部藝文二

大禮畢皇帝御丹鳳門改元建中大赦

唐李益

大明應運天地分六龍負日升天門鳳凰飛來街帝
靈言兆萬代金皇孫靈雞舞承天赦高翔百尺垂
朱幡宸居穆清受天曆建中甲子合上元吳尊景命
卽已至王事乃可彌乾坤升中告成符元凱況金檢
玉略鴻恩云事之略略可記七十二君寧獨尊小臣
欲上封禪表久而未就歸文園

初秋忽奉詔降浙東觀察使檢校右監

李紳

龍樓宵引舊客風闕陪趨朔望朝疎受杜門期脫
履賈臣歸邸忽來帑印封龜紐知頒爵冠飾蟬綬更
珥貂飛詔寵榮歡里舍豈徒班白與垂髫

奉試詔用拓拔思恭爲京北牧復都統

五代李琪

飛騎經巴樓鴻恩及夏登將從天上去人向日邊來
此處金門遠何時玉轡迴早平關右賊莫待詔書催

淮南發運趙州被詔歸闕

宋胡宿

天臺封詔紫泥書馬首前瞻北斗城人在南關先望
氣帝於京兆最知名一區東第趙最近數刻西廂接
畫榮正是兩宮裁化日百金雙璧拜虞卿

讀詔書

王安石

去秋東出汴河梁已見中州旱勢強日射地穿千里
赤風吹沙度滿城黃近聞急詔收軍策頗說新年又
亢陽農術縱工難自獻心憂天下獨君王

送韓詔使

元李源道

霜落澄江水似藍江亭折柳送殘春五條溫詔頌天
北一棹清風下斗南父老憂兼沾潤澤山川勝集入
豪談論城行過黃花節金碧臺高酒半酣

上尊號壽詔李供奉以病不出奉寄

秦不華

丹鳳銜書出內庭羽林環衛擁霓旌千官拜舞開仙
仗四海謳歌仰聖情香齋綉幕宮柳碧日華遙射錦
袍明侍臣亦有文園病臥聽龍墀鼓吹聲

謝太皇詔書

明王遂

半壁星河兩鬢絲月華長照素簾垂衣冠在野收亡
命烽火連營倒義旗天地盡昏憂社稷江淮春漲泣
孤燈十行京詔無多字落葉虛堂萬古思

聞詔有感

楊維禎

近報相臣親奉詔吾皇今是中興年江東郡下無三
日湖北湖南共一天諸葛出師機未失子儀見虜信
應堅老臣欲借食前箸願與君王策萬全

嘉靖四年奉詔督師西征再舉溫旨有趙充國

馬援之憂感而有述

楊一清

西北風塵帝顧多老臣承詔出嚴阿便宜欲上趙充
國憂錄還非馬伏波十乘戎行新節餽三邊精米舊
關河極知君命如山重風塵激蕩正兩鬢

詔命部選句

唐令狐楚爲人謝詔書問疾狀特降千金之方象飛
五色之詔榮光一燭慈疾即遣

于公異代李令公謝手詔爲製東渭橋碑文表迴天
漢之文章賜光輝於臣下英聲茂實演吳窮微昭宜
造化之情勸懲義文之制

宋楊億汝州謝上表陳參給被獲草芝函願以堯德
彌文撰詞爾雅章有爛涼飈以何施天律惟精
亦陸咬之阿桑

劉筠同州會學士啓擬玷給曹仍參聖帝言都
穆疎無演條之工王度清勇漢種優辭之幸

李嶽謝表十行溫詔初開丹鳳衛來一片開心已被
白雲閉住

夏竦廣慶殿景德三年春正月頒慶田赦於天下詔
下之日鬼神稱慶太平之風旋踵可待

則必大宋文鑑序典開詔語則欲溫厚而有體

明王韓文調朝廷之上有巨文焉典謨誓詔制制令
詔萬爲王言漢爲大號又云一字之褒貶滿泉於下

地一言之風被快獲於恭恭朝出九重舉行萬里
唐徐彦伯送李晴入都謝詩恩級青輪賜復裝紫
衆懸

李紳傳夜直金鑾奉詔書聖宣外便催飛草定新
恩促換題

王昌齡鑒模引紫宸詔發還懷柔諸蠻飛霜如奔錦
李山甫詩紫泥飛詔下金鑾列衆分明世仰觀

王建上杜相公詩承恩不許離林謝詔長教倚案
書

元機東南行白麻書衣嚴露龍光組

李商隱詩君王曉生金疊殿只待相如草詔來

吳融詩何似主堂裁詔龍月斜起鵲漏沉沉

度日休詩料得虛皇新詔樣青瑣板上祿為文

杜甫詩黃麻似六經

王維詩劉龍須裁五色詔麻紵歸到鳳池頭

司空圖張芬有敕後見贈詩紫鳳朝銜五色香陽

春忽布制羅除

有牧書張舍人苗詩遙想紫泥封詔能夜聲應隔禁

聽聞

白居易詩黃紙除書到青宮詔命催

曹書遊仙詩玉詔新除沈侍郎便分茅土領東方

宋蘇軾春帖子詞數行竟大詔四海發生心

又賜銀幡詩竟詔隨春出內朝玉車喜氣換狐貉

又喜雨詩遙聞學誦十行詔無異獲過六尺輿

元馬祖常詩綠綵高低書分由紅錦囊中宇期霞

詔命部紀事一

路史後紀湯反夏政國遷都將遷其社不可乃取壘

書發明德作八政命於總章取壘書置座右見周

書古有壘說者以秦制乘輿六轡以為秦始者非老

子云為之符璽莊子云焚符破璽後至三王俗化雖

文詐偽漸興始有印璽春秋運十棍云黃帝得龍圖

中有璽章文曰天黃符璽是古有

是傳與十四年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太

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儒萬民世昨太師以表東

海王室之不壞警伯舅是額今余命女環茲率屬氏

之典纂乃祖考無季乃有敬之故無廢厥命

與二十九年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于使公治問璽

書追而與之曰聞守于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

之矣敬告公治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于發書

乃聞之

史記趙原傳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

徒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嗣於辭令入則與王國議國

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

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

為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

平不與因譏之曰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

出乎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

汲黯傳召拜黯為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強

子然後奉詔

何奴傳漢進單于書橫以尺一寸辭曰皇帝敬問阿

奴大單于無恙所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況令單于

遺漢書以尺一寸及印封皆令廣大長偃傲其辭

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

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云

漢書淮南王安傳時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為諸父

弟傳書為文辭甚尊重之每為報書及賜常召司馬

相如等親草乃遣

黃霸傳霸為順川太守時上垂意於治教下恩澤詔

書更不奉直霸為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

知上意

王嘉傳侍中嘉賢愛幸於上上託傳太后遺詔令咸

帝母王太后下丞相御史封賞二千戶及賜孔鄉

侯汝昌侯賜新侯國嘉封還詔書因奉封事諫上及

太后

王尊傳尊給事太守府開詔書行事尊無不對王師

古曰以施行詔條聞之

尊還為東平相奉璽書至庭中王未及出受詔尊持

璽書歸舍食已乃還致詔

後漢書第五倫傳倫每見光武詔書常嘆曰此聖主

也一見決矣等號笑之曰爾說將尚不能下安能動

萬乘乎倫曰未遇知已道不同故耳

黃融傳建武五年夏融遣長史劉鈞奉書獻馬先是

帝聞河西先富地接隴蜀意欲招之以運糧述亦發

使遣融書遇鈞於道即與俱還帝見鈞歡甚禮饗畢

亦遣令還賜融璽書因授融為涼州牧璽書既至河

西融驚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

周榮傳榮子典少有名譽永軍中尚書陳忠上疏薦

典曰臣伏惟古者帝王有所說令言必弘雅辭必溫

麗垂於後世列於典經故仲尼嘉唐虞之文章從周

室之郁都臣竊見光祿郎周典孝友之行著於閭門

清厲之志聞於州里雖區古今博物多聞三墳之篇

五典之策無所不覽屬文著辭有可觀採尚書出納

帝命為王侯舌臣等既應聞而諸郎多又俗吏鮮有

雅才每為詔文宣示內外轉相求請或以不能而專

己自由辭多鄙固典抱育懷能隨聲接應誠可嘆惜

詔乃拜典為尚書郎

蔡質傳建武中京師遊俠有盜發順帝陵寶御物

於市市長追捕不得屬景以尺一詔召司隸校尉左

古今圖書集成

雄偉諸量與三日期擒賊

英雄記鈔初天子在河東有手筆版書召呂布來迎布軍無蓄積不能自致遣使上書朝廷以布為平東將軍

三國魏志明帝紀注漢晉春秋帝疑疾不豫以燕王字為大將軍劉放孫資陰圖問之乃與前見帝舉與代字又白帝詔司馬宣王使相參帝從之放資出曹舉入涕泣因諫帝使舉勸停舉出戶放資趨而往復說止帝帝又從其言放曰宜為手詔帝曰我困馬不能放即上牀執帝手強作之遂書出大言曰有詔免燕王字等官不得停省中於是字輩等相與泣而歸

魏略帝既從劉放計召司馬宣王自力為諸臣封顧呼宮中常所給使者曰辟邪來汝持我此詔授太尉也辟邪馳去先是燕王為帝畫計以為關中事重宜便遣宣王從河內西還事以施行宣王待前詔斯須復得後手筆疑京師有變乃馳到入見帝勞問訖乃召齊泰二王以不宜王別指齊王謂宣王曰此是也若諸親之勿誤也

蔣濟傳濟為散騎常侍時有詔詔征南將軍夏侯尚曰卿腹心重將特當任使思慮足死思愛可懷作威作福殺人活人尚以示濟濟既至帝問曰卿所聞見天下風教何如濟對曰未有他善但見亡國之語耳帝怒然作色而問其故濟具以答因曰夫作威作福害之明誠天子無戲言古人所慎惟陛下察之於是帝怒解還取前詔

作尺一詔書以元為大將軍九為太尉共錄尚書事有何人天未明乘馬以詔版付允門吏曰有詔因便馳走允即投書燒之不以聞呈司馬景王

晉書文帝紀景元元年五月戊子夜使冗從僕射李昭等發甲於凌雲臺召侍中王沉散騎常侍王業尚書王經出懷中黃素詔示之戒嚴侯旦

賈后傳趙王倫率兵入宮使將軍校尉齊王閼人賈廢后后與閼母有隙故倫使之后驚曰卿何為來問曰有詔收后后曰詔當從我出何詔也

楊駿傳武帝疾篤未有顧命佐命功臣皆已沒矣朝臣惶惑計無所從而駿盡斥羣公親侍左右因輒改易公卿樹其心腹會帝小問見所用者非乃正色謂駿曰何得便爾乃詔中書以汝南王亮與駿夾輔王室駿恐失權從中書借詔親之得便藏匿中書監華廙恐懼自往索之終不肯與信宿之間上疾遂篤后乃奏帝以駿輔政帝領之便召中書監華廙令何劭口宣帝旨使作遺詔詔成后對廙劭以呈帝帝親親而無言自是二日而崩廙帝即位進駿為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錄朝政百官總已凡有詔命帝省訖入呈太后然後乃出

楚隱王瑋傳公孫宏岐盛因積將將軍李肇矯稱瑋命詣汝南王亮太保衛瓘於賈后而后不之察使憲帝為詔曰太宰太保欲為伊霍之事王宜宣詔令淮南長沙成都王屯官諸門將一公夜使黃門齎以授瑋瑋欲復奏黃門曰事恐漏泄非密詔本憲也瑋乃止遂勒軍收亮瑋殺之尋詔斬肇瑋臨死出其懷中黃紙詔流涕以示監刑尚書劉頌曰受詔而行謂為

社稷今更為罪託體先帝受任如此幸見申別頌亦歎歎不能仰視

荀爽傳爽元帝時為散騎常侍侍中時通議元會日帝應敬司徒王導不美議曰三朝之首宜明君臣之體則不應敬若它日小會自可盡禮又至每與公書手詔則曰頃首言中書為詔則云敬問散騎便開則曰制命今詔文尚異况大言之與小會理豈得同詔從之

王導傳初成帝幼冲見導每拜又常與導手詔則云惶恐言中書作詔則云敬問於是以為定制

王坦之傳簡文帝臨崩詔大司馬溫休周公居攝故事坦之自持詔入於帝前殿之帝曰天下億來之運卿何所據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坦之改詔焉

石季龍載記季龍於戲馬觀上安詔書五色紙在木鳳之口鹿盧迴轉狀若飛翔

王隱晉書武帝泰始四年班五條詔書於郡國一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蠶桑四曰教本息華五曰去人事

晉人王故事張方逼上出謁宗廟主者奏赴日上以青簡詔勅中書曰朕體中不佳不堪出也

蘇林明帝西討封典廣公謀致與王公王公開路末云勿使治城公知道王公乃遣表答曰伏願明詔似不莊臣臣聞臣聞無有見者明帝甚愧數月不出見王公

晉中興書桓元左右稱元為桓詔桓微陳曰詔者施於辭今不以為稱則也義之圭旨無此言願陛下

稽古帝則令萬世可法元曰此事已行今宜勅能之前奏錄符堅甘露三年九月鳳皇集於東闕大赦其境內初將爲赦與左僕射猛右僕射融密議於露堂悉屏左右堅自爲赦文猛融進紙筆有一大蒼蠅入自闕間鳴聲甚大集於筆端驕而復來堅聽之久而乃去俄而長安街巷市里民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謂融猛曰事何從而泄於是勅外推窮之咸言有一小人衣黑大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歎曰其何若蠅乎聲狀非常吾固惡之

獨異志陶弘景隱居茅山梁武帝每有大事飛詔與之參決時人謂隱居爲山中宰相

王海宋泰始二年軍功除官者衆版不能供始用黃紙

南史傅縡傳陳後主即位遷祕書監右衛將軍兼中書通事舍人掌詔詒緯爲文典麗性又敏速雖軍國大事下筆輒成未嘗起草沉思者亦無以加甚爲後主所重

顏晃傳陳天嘉初累遷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掌詔詒下筆立成便得事理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文學典

第一百二十九卷目錄

詔命部紀事二

詔命部雜錄

文學典第三十九卷

詔命部紀事二

樂書孝文帝紀帝雅好讀書手不釋卷五經之義覽之便講學不師傳探其精奧史傳百家無不該涉善談莊老尤精釋義才藻富麗好爲文章詩賦雜類任典而作有人又筆馬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已後詔冊皆帝之文也自餘文章百有餘篇

元經魏孝文帝都洛造明堂置職制凡詔冊帝自述之
加藍記節即帝即位改號曰普泰黃門侍郎邢子才爲敕文叙述莊帝杜毅太原王之罪廣陵王曰永安手剪強臣非爲失德直以天未厭亂故遂成濟之禍謂左右將軍來厭自作之直言門下朕以寡德運屬樂推思與德非同茲大慶肆眚之科一依恆式廣陵杜口八載至是始言海內庶士咸稱聖君
魏書魏收自叙府帝立妙簡近侍詔試收爲封禪書收下筆便就不立草葉文將千言所改無幾時黃門

郎賈思同侍立深奇之帝曰雖七步之才無以過此遷散騎侍郎尋勅典起居注并修國史俄兼中書侍郎年二十六出帝初又詔收攝本職文詔填積事咸稱旨黃門郎崔悅從齊獻武王入朝勳灼於世收初不詣門悅爲帝登祚赦文朕託體孝文收嘆其率直正員郎李慎以告之悅深忿忌時前廢帝祖令收爲詔校乃宣言收昔秦世出入幃帳一日造詔後爲辭旨然則義旗之士盡爲逆人又收父老合解官歸侍南臺將勳勳尚書辛雄爲言於中尉基儒乃解北齊書魏收傳文宣帝會遊東山勳收作詔宣揚威德醫哈爾西俄頃而訖詞理宏壯帝對百寮大嗟賞之天保十年除儀同三司帝在宴席口勅以爲中書監命中書郎李愔於樹下造詔愔以收一代盛才難於率爾久而未訖比成帝已醉醒遂不重言愔乃不奏事竟廢及帝崩於晉陽驛召勳及中山太守陽休之祭讓吉因之禮并掌詔仍除侍中遷太常卿文宣諡及廟號陵名皆收謀也及孝昭居中宰事命收禁中爲諸詔文積日不出轉中書監皇建元年除兼侍中右光祿大夫仍優同監史收先副王斯使梁不相協睦時斯弟暉親密而考昭別令陽休之兼中書在晉陽典詔詔收留在鄴蓋暉所爲收大不平謂太子舍人盧祖詠曰若使卿作文詔我亦不言又除祖詠爲著作郎欲以代收司空主簿李肅文詞士也聞而告人曰詔詔悉歸陽子烈著作復還則孝微文史頓失恐魏公發背自武定二年已後國家大事詔命軍國文詞皆收所作每有急急受詔立成或時中使催促收筆下有回宿構敘述之工邢溫所不逮

周書李昶傳昶起於太祖時已當樞要兵馬處分專以委之詔冊文章皆昶所作也及晉公護執政委任如舊昶常曰文章之事不足流於後世經邦致治庶及古人故所作文章筆下無棄草唯留心政事而已
隋書楊素傳周武帝拜素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漸見禮遇帝命素爲詔書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帝嘉之顧謂素曰善自勉之勿愛不高貴素應聲答曰臣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
李德林傳德林爲丞相府從事內郎禪代之際其相國總百揆九錫殊禮詔策表聖書皆德林之辭
唐書顏師古傳高祖入關謁見長春宮授朝散大夫拜殿中丞師古文學思過中書舍人專典機密師古性敏給明練治體方重國務多謫令一出其手則奏之工當時未有及者
魏書傅泰王爲雍州牧以瑯琊州都督詔書下中書未即行帝讓其稽遲曰隋季內史詔敕多違忤百司不知所承今朝廷初基所以安危者繫諸令此承一詔必覆審使先後不謬始得下此所以稽留也帝曰若爾朕何憂乎
張昌齡傳貞觀末翠微宮成獻頌閣下召見試息兵詔少選成文帝大悅
章承慶傳承慶長安中拜鳳閣侍郎同鳳閣直學平章事張易之誅承慶以素附離冠特許讓草敕令咸推承慶召使爲之無撓色誤辭援筆而就衆嘆其壯然以累登流嶺表
李又傳又遷中書舍人修文館學士韋氏之變詔令嚴促多又草定